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讀本

吳郡後學李



漢書 議論七

薄昭予淮南王書

淮南厲王傳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

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自稱金椎雅之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

令舅侍軍簿昭予書諫數之云云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貴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

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

在淮南者晉灼曰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使大王得卒終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一

一已

菴學齋

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

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

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師古曰翫

曲也古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妾棄之也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而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

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

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

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灑字洗而也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林暢。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發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師古曰。謂請守而表異行。用此發高。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七之一。

二
殖學齊

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師古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

郟陽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

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

如淳曰。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天子也。

王所吏主者坐。

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

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

者。中尉主。容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侯蠻夸來歸。謹。及以亡

名數目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師古曰。言

諸侯王之相。欲委罪于在下。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郊論相以下。

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

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懼忻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上之一

三已

殖學齋

王嘉論應天之道。息夫躬傳元壽元年宣陵侯息夫躬建言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旁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曰：見，欲令

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或妄以意

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舉，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

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孫動也。辯，口快平。師古曰：安，全之計。往，論危殆也。辯口快平。師古曰：苟快聽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一 四巳 值學齋

者之，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

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

不從百里奚塞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

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

主。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

見未聞將軍軍側，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需用監惡，孰

當督之，天下難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諸公車就拜，北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

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栗騎將軍，是日，有食之，董賢因此

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

載此事於日食前

以上論災異，其別見于外戚嬖幸，事，中者，當在考也。

贊荊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荊通一說而喪三傷。應劭曰：亨，鄒食其，其收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李奇曰：詐為王

畫策而讐見納也。師古曰：讐，讀曰售，謂被初忠，誅夸不亦宜乎。書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師古曰：小雅青蠅之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詩歌青蠅，師古曰：其首章曰：營營

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

而殺之，樂書構郤而晉厲弑。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箴語厲公曰：郤樂書固是反弑厲公，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五十七 五 已 殖學齋

也，牛，謗仲叔孫穆子怒而逐，郤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郤昭伯，毀之，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郤伯毀季昭公逐。李平子於昭公，昭公昭

而構焉，云其怨望，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因今將叛，令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

心常執執，臨事沮大衆，異國之敗，夫差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

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考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

執以歸，卒死於秦，趙高收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

謀宋許秋無加盟書以證之公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
以故殺瘞師古曰瘞音在戈反
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隔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五十七

六已

殖學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文三王傳梁王立荒王嘉子也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不可諫

止荒王女弟園子為立勇任賢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按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是故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

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

聽聞中葦之言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葦

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

春秋為親者葦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葦

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

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三十一

汗鐵宗室

孟康曰鐵音漫師古曰鐵音棘謂塗染也

以內亂之惡

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

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

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何故猥

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

吏譎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既以案

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

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以清白之狀付有

司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取師古曰刷謂甚得治

也

也

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後殺入，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訊立，惶恐，免冠，對曰：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相，亦不能以仁誼輔翼，立大相，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按此，雖立自解之辭，毛墮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云云。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於哀平，未之有改，其視管蔡既誅，而棠棣之詩，惻然嗟憫，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頽宗疆之助，而漢枝葉翦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法哉。谷永之言，可謂知大體矣。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十一

八已

殖學齋

以上論宗室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嚴節文帝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

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

王大傳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

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流潤諸侯王僭倣地過古制

淮南齊北王皆為逆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云云通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

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晉灼曰捨音非甚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九

疏學齋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

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執急按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

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合同而

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凶荒鄉風百姓素

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

帝沒為明神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同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

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此亦人臣所難言。

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

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索陳於前。願幸無忽。

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熱也。雖使

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鄭氏曰。今建立國泰。

大其疑必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

或親弟謀為東帝。此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警蹕稱制。假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觀兄之子。

西鄉而擊。此指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今吳又見告矣。天子三年間帝幸太原發兵反敗死。

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馬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言最大

也。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十

已 殖學齋

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

刀必割。孟康曰。萋音衛。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失時。操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隨骨肉之屬而抗割之。應

曰。抗其頭而列之也。師古曰。隨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

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

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

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

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臣瓚曰言非有側室

之執為之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厘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

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音據。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

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臣請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強為亂。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士 臣請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

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說歷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

容之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

天子自為者。師古曰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

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

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屬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遼放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

疏者必危。親

直學齋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卑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悉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

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張之謀不生。柴奇、開章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已
殖學齋

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

而久不為此。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弊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一、二指，指也。信，謂師古曰：疑，古游字也。音之石反。是下曰：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

今不治，必為銅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蹠，師古曰：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是下曰：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蹠，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是下曰：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

蹠，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是下曰：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蹠，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是下曰：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

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憙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盤。可為痛爰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夸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夸狄徵冬。是主上之操也。天子於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宜倒縣而已。師古曰。宜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痲。師古曰。辟。足病。痲。夫辟者。一而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雖有高爵之賞。猶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古。殖學齋。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衰。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辭。而又削之三。行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今不獵猛獸。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不肯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博畜苑。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

安也。此亦譏射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為流涕者此也。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

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

后天子宮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曰乘與諸侯車曰

乘與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絲也云云此之

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而史削之今民賣僮者

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

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

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禮。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

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五

殖學齋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頰。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文帝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奢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絲制

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權一并兼為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

啟異時決裂之禍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

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

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為大語者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二太息也商君遺

禮義乘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諍

語。服虔曰：許，抱哺其子。與公併侏。師古曰：與其併侏，無禮甚也。併，步出反。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于耆利，不同禽獸者，古幾

耳。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禽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

蘇林曰：賢，音厭。師古曰：歷，謂接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收，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

氣，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兼之為秦者，今

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

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

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也。室有東西廂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上六 殖學齋

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別寄殿。奉兩廟之器。如淳曰：奉，取也。兩，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言詐

倉粟，近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師古曰：詐為詔令，妄作賦

十萬石賦。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恃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以為大故。按是時，張蒼為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至於俗流，世壞敗，因恬而不

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遠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

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守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畢陶謨：天叙有典，天秩

有禮，則居臣上下之分。

莫非天之所為也。特勅之庸之。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則賴乎人而已。誼此言非是。

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

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或謂誼推尊管子

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管子此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管子乎。或以柳子二維之說。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

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

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從幸。而衆心疑惑。師古

曰。管子。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亡所從。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七已 殖學齋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制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夏為天

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

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

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

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

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

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狃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 六之二

六

殖學齋

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師古曰。偷。與論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

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講。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可愧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

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師古曰驚和步中采齊詩名也。樂趣

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

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

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奪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渠

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棍殺吳太子賢。寔基異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十九 已 殖學齋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

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

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

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

誼之檢。則教之力也。按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檢。而文帝

於此失之。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

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為太子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二

下已

殖學齋

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之定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

廣裕德被蠻貊四奔。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夫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太息。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二

已 殖學齋

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鬻刑答僇棄市之法。蘇林曰。父。異姓伯舅。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

無過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夸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二

三

殖學齋

豫讓爨面吞炭。

師古曰。爨。熏也。以毒藥熏之。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

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

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過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

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頑亡恥。

師古曰。頑。讀曰鈍。

莫詬亡節。師古曰。莫。謂無志分也。莫。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帝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

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

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廢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

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

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

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讀曰疲。故貴大臣定有其

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誨之也。尚遷訖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纓。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罪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上不執

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向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三

碩學齋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過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過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身忘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使君上。守國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師古曰。此言

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

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

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

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

天之孤此屬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
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詔國
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談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
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呂
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
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商。熟味此說。藹
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眾。龍解等數語。而
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孔孟之學。蓋如此。○按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
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
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甯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東
縛。榜笞之辱。然其糞大臣。遭誣不敢自慙。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
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慙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
之主。上而見之。習以為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
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

己

班學齋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賈誼傳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
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誼復上疏云。六時帝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放恣而不制。

彘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得宜則嗣主安固故曰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

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虛如黑子之著面。

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不足為其所吞食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于適足以為餌。豈可謂王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十八已。殖學齋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

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及者帽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

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擇良日。立諸于雒陽上東

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外立之也東而東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

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

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散。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

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以。臣之愚計。

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益

曰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鄆以

北考之河。師古曰新鄆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曰捷謂立封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杆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當

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

心勞力。以除六國之蹶。今陛下力制天下。顧指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蹶。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蹶。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

之老毋弱子。按此亦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

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詎計。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八 已 殖學齋

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擬其民時。人封淮南。鵬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詔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尊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

南王之恃。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不幸而散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

父也。白公寇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子以衝仇人之匈

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時。幸耳。夫擅仇人

財。以危漢之資。千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

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隆馬死。詎

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後

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蓋立悼惠王

子六人為王。入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

從梁兵。西鄉京師。梁王杆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于為

王者。兩國亦反。誅。韋氏曰。西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也。

按史所以詳紀本末者。以見詎前謂梁足以杆齊趙。後謂淮南王

于之不可接
王其說驗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二十八

七已

殖學齋



王其說驗也
于之不可接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

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

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之

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

試為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

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

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心。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

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其術。固以疏

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以疏

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五十八

已

殖學齋

擬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師古曰擬拾也。音丁活反。

鼂錯言兵事書

鼂錯傳文帝時為太子舍令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言兵事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七

二九

殖學齋

急者三

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也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大五之溝漸車之水

師古曰漸浸也音于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

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

衍七戰相屬之欲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

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簫

師古曰荏葦也荏葦音桓也簫萬也荏葦音桓

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

不當一曲道相狹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

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有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夸攻蠻夸。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七

三

孫學齋

與猶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如也。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戰。射疏及遠。則匈奴之方。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離。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箭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則匈奴之草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草筥。以皮作如鎧者。下馬地闢。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僥倖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夸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澤。文

嘉之。乃賜錯
璽書寵答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七

三己

殖學齋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
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
厚。如此。豈非隆
謙好善之主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三十

三已

殖學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師古曰。能。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八

殖學齋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

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

守戍。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材。因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

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

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壁。師古曰。壁。音古野。

字美草甘水則此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

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

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纔音裁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

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知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

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如淳曰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有五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五十八已高 殖學齋

十步此謂大城中又立小城也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

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令時竹虎也先為室屋具田器

廼募隼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隼人遇赦復

之也後音扶日反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隼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

募民之欲徙者皆賜萬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

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于後能自供贖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

豫言之然二十等爵內無有知多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徒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亦繁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八

三

殖學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淳

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剗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內。張二房也。

置器物馬。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

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往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九

三

殖學齋

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

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

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古師曰。有保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

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
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子弩來而不
能用，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按銷三書，其
今不易之論，非直
可施之當時而已。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十九

三

直學齋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夸。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久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至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 三之百四十三

三

殖學齋

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按鼂錯傳有司舉賢良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至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兵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役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怨怒。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

人情之所感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稟五帝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勳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文景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

三之百四十三

元

疏學齋



馮唐論魏尚馮唐傳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嘗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

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

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也唐曰臣大父在趙

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在

既開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廷尉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厚唐

謝曰鄙人不知忘謀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疏而推輦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

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七十六 已 殖學齋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

三千匹師古曰設張弩也奇犇百金之上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

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蓿林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

滹音都甘反人音談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後會趙

王遷立趙幽王曰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

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

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實

上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師古曰家

符信也師古曰家

符信也師古曰家

人子謂庶人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之家子也。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絲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卓士。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七十六

四

苑學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讀本

吳郡後學李翰熙編校

漢書 議論六

賈山至言賈山傳山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
云云通鑑載於孝文二年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
書說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以久速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楊文靖公曰

慈仁而賈山之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
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帝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
過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已

殖學齋

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廢也

讀曰疲任疲言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

疲於役使也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與一夫大謗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

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始皇作此殿未有名東

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

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

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救冢而託

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塚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救冢也。顆音口果反。秦以熊罷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

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

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

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江舉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稂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闕龍逢箕子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四 殖學齋

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易

莠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

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

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

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

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

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

諫。公卿比諫。李倚曰。此方士傳言諫過。庶人誇於道。商旅議於市。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調古饋，謂食已而蕩口也。酌音亂。祝餉，老入好體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饗，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謗誹已而改之者，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閼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四

殖學齋

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其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瑯，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師古曰：縣，石也。石百

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虞言其奢秦也 廣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虞音鉅 節土築阿房之宮

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文武。參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

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

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

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

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

士。山指秦之夫 縱恣行誅。退排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五 殖學齋

合苟容。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

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譁言則退。此之謂也。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待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

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

臨視之。亡數。死則徃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

錫裊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也。而三臨其喪。未歛

不飲酒食肉。也。錫裊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先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是。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背從人。主馭馳射獵矣。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戒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四六

殖學齋

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守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殺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微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而下盡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

造大學。修先王之道。此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事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

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

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

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

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

愆之。按此天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

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按山此書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一 四 已 殖學齋

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

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臨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

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毆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禍秦

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游一路。非所謂

陳善閉邪也。其不

得為醇儒。以是哉

鄒陽諫吳王書鄒陽傳陽齊人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

俱仕吳皆以文辭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和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

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之宮若懸衡天下服虔

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循之衡也言其懸法度于其

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

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

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師古曰從以甲函谷咸陽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以甲函谷咸陽

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令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

飛鳥下不見伏蒐蘇林曰覆蓋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蒐也聞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七之二 已 殖學齋

相隨車輦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

為呂氏所出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趙幽王

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選得河間六齊

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劉齊濟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

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

王入朝呂后欲為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

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討諸呂

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處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典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之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合其父見遺殺思墓大王不憂臣

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衛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怨不能

中其志不肯專為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侯各有私怨欲

吳非不救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

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

以過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

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

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

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優。助漢者也。臣聞交龍兼首奮翼。

則浮雲出游。霖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二 兗 兗 殖學齋

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彙百。不如一鶚。

行義也。鷲。大鵬也。如序曰。鷲鳥此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全趙之

曰。鷲擊之鳥。屬鷲之屬也。鶚自大鳥而鷲者耳。非鵬也。夫全趙之

時。服虔曰。全趙。武力鬪士。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核

臺也。在卽郡。核。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

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

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專諸。賁。師古曰。畫。計也。

獲。始孝文皇帝。據閔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

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

襄制義父師古曰立天子謂立

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

小嬰兒者文帝於背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壞子王梁代曰文

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

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因弟於雍者

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仆僮仆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謀囚單

者坐二國有姦臣如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

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師古曰言吳當

水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兵不留行收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七之二

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殺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

朝之安諸侯不當妄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

起邪意應說是也

內其言

卒已

殖學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傳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許陽為
不苟令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守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容游以說見禽恐死而負累廼從獄中上書云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師古曰精誠若斯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逐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蓋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夫精變將商兵故太白食昂食千歷之也如洋曰太白天之將軍天地而信不諭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五
五
殖學齋

明率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發後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鵝夷臣始不信廼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頌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于期避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奪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有魏夫王奢樊于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脾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踊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五

五

殖學齋

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譖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曾賢其

相子之為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封比
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
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厥也。夫晋文
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
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叔
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火規反。肝膽。施厚德。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
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五 五 殖學齋

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閻閻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

其妻子。要離去。見慶忌。以劍刺之。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

荆字。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是何人也。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

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絨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

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
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迹矣。是使
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

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
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
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應劭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薦故。若烏鳥之暴集。
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諛諛之辭。牽帷廝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
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
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四面汙行。以事
諛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塚穴。巖藪之中耳。安有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五

已

殖學齋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按此也。然其論諛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故取焉。

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按此

枚乘奏吳王書

枚乘傳乘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六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云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而有天下。禹無十
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
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
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
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擊鼓也。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
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七之三

五

殖學齋

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
欲極天命之壽。故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
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音秦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
陰音陰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
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

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
步之內耳。此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

基為不
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師古曰。納猶藏也。

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蓋極

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

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大

量。經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

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下名言也。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

之道也。天王不納。乘夫而

之。梁從孝王游。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三

已

苑學齋



又說吳王辭枚乘傳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度

錯為名漢開之斬景以謝

皆侯改東漢說吳王云云

首者秦西舉切戎之難比備榆中之關南距羗苻之塞師古曰苻西南夷也

才各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

狄之義而南朝羗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

也今夫誦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

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

文章正宗續本 漢書 張論七之四 已 殖學齋

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

失職諸侯頓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

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

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夫漢并二十四郡十

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地轉粟西鄉陸行不

而輸雜出資賦八下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

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吳京師所仰須山東漕運

太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

洲吳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

深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

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

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氏曰。羽林黃頭。即習水

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

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餓。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齊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

距三國。後傑布。開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

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

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菑川

郡。應劭曰。漢將。爵寄。開趙。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四

兵

殖學齋

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師。古曰。將北地者。

言將兵而處吳軍。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韓當也。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止於吳軍左

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

會滅。既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路溫舒傳元和中守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云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總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七

五九 已 殖學齋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士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成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古絕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或。是以或人之血。流離

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也。志致之法中也。

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也。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或

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谷

詔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

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詔。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

言。溫舒論。緩利而併。及除誹謗。招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

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七

已

殖學齋

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下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遠廣陽私府長。師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七

六

苑學齋



卷之六十七
漢書 議論六之六十七
六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韓安國傳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共議○時建元元年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

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

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古弗屬師古曰不內漢數千里爭

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孰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

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蒙犇壹師古曰蒙猶帥也因

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

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歸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

文章正宗讀本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七 已三 殖學齋

厚單于待命加媵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

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臣聞全代之效致也

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

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

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

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

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

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暇也投積其

鞍若營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

也

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延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櫜車相望。師古曰。櫜。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櫜送。致其喪。載櫜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櫜。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七

宜 殖學齋

痛。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

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

祖廟也。占。問也。且自三代之盛。夸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

重。猶難之也。疆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

牧。謂不可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畜

疾風也。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孰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

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

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

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

不敢飲馬於河。置漢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

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

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氏。臣故曰

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

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

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

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七 也 殖學齋

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

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師古曰。敵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疾則糧乏。徐則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容反。衡猶橫也。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化繆巧。

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

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辭。師古曰。言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

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士。陰伏而處

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蔽。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

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蔽。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

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厥議。陰使。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空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屯入塞。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于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可得利。會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會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原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坐恢違撓。當斬。

文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十七

五

殖學齋

中山靖王聞樂封

景十三王傳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軍議者多寬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

城數十秦強欲補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首向至

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

為臣下所侵辱有司求疵害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

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歎。思者不可為嘆息。師古曰言聞歎莫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

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

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

棘。收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

君喟然嘆息也。師古曰於邑短氣貌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九 奕 殖學齋

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與眇夫眾魚漂山應劭曰

也。師古曰聚蟲成羈。朋黨執虎。十夫撓椎。師古曰是以文王拘於

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為廢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為

也。師古曰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光。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

內。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今車軸毀折。而紛驚逢羅。潛然出

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臣聞白日曠光。幽隱昏照。師古曰曠。明月

曜夜。蠶蟲宵見。師古曰宵。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

見泰山。師古曰掃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

讀曰壅。雍塞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也。閱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也。閱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也。閱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也。閱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也。閱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也。閱猶止也。讒言之徒。蠱生。師古曰。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

臣竊自悲也。臣聞社彘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彘，小鼠音矣。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也。毛，喻輕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馬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其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二十九

卷

疏學齋

贊景十三王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五十九

卷已

殖學齋

叙李陵與匈奴戰 李陵傳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罪。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以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書奏。上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叙事四之九

六九

殖學齋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

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

德遮之。師古曰。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

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祇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蹄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

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

春乃俱其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舉國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

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

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

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

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上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劉反。

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誅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

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

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

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九

七

已 殖學齋

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

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開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

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

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

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

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

人。不能拔。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

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

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

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

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報。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墮谷。單于遮其後。乘鵬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鵬曲而下也。壘音虛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大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九

七

殖學齋

徑還歸。如沒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過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烏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米。期至。廩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叙衛青與匈奴戰

霍去病傳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
捕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
軍。故留而不去也。
一曰。謂漢軍不能
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

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

師古曰。轉者。謂運
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

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即

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

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叙事四之十 七 已 殖學齋

幕。人馬罷。師古曰。罷。疲也。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

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

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

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

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

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

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

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

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曰。紛拏。亂相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

持擣也。殺傷大當。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

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敘事四之十

七三

殖學齋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
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
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
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
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
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箛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夸至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
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四十五

七

植學齋

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恃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
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
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
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
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
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
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

于朕躬。母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馬。按仲舒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有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馬制曰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漢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四十五

己

殖學齋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

所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策歲月已見前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

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

冢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小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

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也詩曰夙夜匪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

其

殖學齋

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

得聖賢要旨矣道者所繇遠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

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

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

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

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禾哀也夫

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

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

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改日以仆城也。夫周道衰於

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典滯補弊。

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祭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

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

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

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

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鳥。師古曰。今

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也。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舒之學粹

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矣。然不能不惑

文章王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

七

殖學齋

於符命。師古曰。周公視火為之瑞。乃曰復哉復

也。亦見今。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

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

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驚。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

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

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

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

甄。作瓦。

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吉筵反。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

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祈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至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太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
七
殖學齋

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

謂粹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搃可致

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

誼至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

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

姦邪竝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 七九 殖學齋

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

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經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後修

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

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

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

易乾坤之德。豈泰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

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

使習俗薄惡。人民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

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克反。熟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

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汚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

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

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

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嘗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

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三

十 已 殖學齋

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

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

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

乃復

冊之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
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遠
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
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
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
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
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一四十六

植學齋

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
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
質亂。賢不肯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廢幾乎。今子大
夫待詔。有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
而難行。母乃牽於文繫。而不得聘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
悉對著于篇。母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
聖。是以得舜禹稷。萬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
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
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
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
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

八二

殖學齋

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
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
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
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丘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
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
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祈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

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正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際。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四。八三。植學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

八三

植學齋

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即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效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

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徃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

八四

苑學齋

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訐，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負亂，賢不肖渾雜，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

及七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
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

次章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四

全已

殖學齋

三 按本傳仲舒對云
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
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
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
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
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
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
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
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按仲舒對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史云。自武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四十七

已

殖學齋

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
元年罷中商儀秦之言。嬰粉之。
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
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
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
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群物之祖也。故編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
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
之。設誼立禮以尊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
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五

七

殖學齋

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
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
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按此非學
賈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
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
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
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
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

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思以相愛。比人之所以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予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

已

殖學齋

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

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堯升天子之位，舜興乎深山。孟康曰：舜非一日而顯也。蓋有

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

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畫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

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

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夫善惡之相從。如景仰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設。讒賊並進。賢知
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奪而大壞。夫暴逆
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
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
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左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
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揅。古救字。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

八九

殖學齋

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
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命。舒此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
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
觀之。總治世者其道同。總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
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蓋周
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

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懲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

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誦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祈聞誦祈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

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

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

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

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

安所繆盭而陵奪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 臣 殖學齋

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僅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

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

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勳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

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冀冀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

食厚祿以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

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

以迫楚民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字控謂轉塞也寢以大窮富

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

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

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六之五

九

殖學齋

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廢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廢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廢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亦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漢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
而除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
之意。然見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
義。所謂切中當世之病。如羅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
何謂緩而不切乎。劉文雖真。非其匹也。朱文公曰。仲舒識得本
源。如云正心可以却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此等說話。皆好。
若陸宣公之論。却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此等說話。皆好。
舒如何。曰。諷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遠。問仲舒
見道不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
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
於人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得性善。終是說得間界。不分明
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六之五

九已

植學齋

對江都王論三仁
董仲舒傳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
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
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
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伯比於它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
而似玉王曰善程正公頤曰此董
生所以度越諸子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議論八之二

已

殖學齋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意。天喪予。師古曰。言失也。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庠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六十

已

殖學齋

司馬相如諫獵書

司馬相如傳相如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

疏諫
云云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夸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文章。正宗讀本。漢書。議論六之二十四。已九五。殖學齋。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武帝問賢良策 公孫弘傳

蓋聞上古至治。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跛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百四十八

巳

殖學齋

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摧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于卜。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于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旱。以為桀之餘烈。成湯以旱而自責。弘乃歸之於桀。使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己過。弘實啓之。蓋武帝即位之初。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再對。以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見拜博士。後上疏以周公自許。止異其言。後遂以阿意從諛。取宰相為當世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見于始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大略云。

封丞相弘詔

公孫弘傳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

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叙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三十三

九己

殖學齋

報公孫弘詔 公孫弘傳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
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祈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
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三十四

九

殖學齋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師古曰易漸卦上九久辭曰鴻漸於陸其

羽可用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遠

並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馬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

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夸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竝出卜式拔

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

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九之六十一

九

苑學齋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

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磬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

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

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之

名臣亦其次也

報張安世詔 張安世傳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辭命三之五十六

一百

殖學齋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杜欽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

時以好色簡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充是說大將軍鳳云云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

一娶九女。爰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

窈窕幽閑也。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

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亂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

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萬

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

艾華正宗讀本 漢書 卷九 殖學齋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

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

庶有間造之心。師古曰則代也。造讀曰嬖。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多無罪

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遠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

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仁義之家。求淑女之

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

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中后而立褒姒。然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欲逐慈周室之

大壞。唯將軍常以為憂。風向之太后。太后以為故。身無有。欽復重也。至迫近。而省燕者。常急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

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

代之季世、覽宗宣之譽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易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闈帷莫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錄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易行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奢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至願、念閭閻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違、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九

五

殖學齋

又說王鳳論專政

杜欽傳徵論大將軍英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

世等故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真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云云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

謹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

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心不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

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

封文穎曰范雎為丞相穰侯說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也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

上怒乃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

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

文章正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十

班學齋

說項興復日飲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禍

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旨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

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後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遂欲退欽復說

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

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黎其

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

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

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嘆息永懷夙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

於主上主上之於將軍猶夫欲天下治安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

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

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風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

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機朝廷欽欲救其過復

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

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隔正法事不暴

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官事

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

諫並見郎從官盡展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

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疏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
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按欽與谷永、均之
為黨，王氏然其于鳳時，有忠益，又優游不仕，非貪位慕祿者比。永
似差齋焉，然使欽誠知大體，當勸鳳還政天子，避遠執權，則劉氏
王氏俱安矣。不知出此，徒令其損威放容而已。至鳳以王章事懸
懼，求退，欽復繆引周公事勉之，使留，而王章之死，欽亦不能救也。
卒使權移外家，以成篡奪之禍。欽安得無責哉。

文章止宗讀本

漢書 議論七之十

高

殖學齋



